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檇李黃孟瀾披仙　參閱

李襄毅公撫遼奏稿

疏　　李化龍

鎮武大捷疏　　勝東虜

議照遼左三面環虜多如蝟毛乃其最大者有二枝曰土蠻以衆稱曰速把亥以強稱土蠻衆矣其子卜

彥台周嗣罕。速把亥戮矣，其子把兎兒，其族炒花花大，領兵。然卜彥台周雖多而遠，其大舉有時。把兎兒炒花者，盤據舊遼陽以北，居兩河之中。東犯遼瀋，西犯廣寧。南犯海蓋。春夏則擁衆抄掠。秋冬則勾北虜狂逞。近自東征之後，我兵凋殘疲敝，幾不能軍。虜益乘虐而攻，自春及夏闌入無度，沿邊墩臺盡行掘毀，遂圍鎭城，掠淸細河，時出時入，若無人然。其言曰我先剜介眼目。然後剖爾心腸。眼目者墩臺也。心腸者城堡也。蓋其視全遼若已入其囊中，即全遼亦人人

自危不能保其不被髮而左衽矣初臣化龍與鎮臣張一元也以初秋先後入境時虜方解鎮城之圍而歸臣等閱士馬望郊原見其焚燬荒凉瞿然驚嘆已復深念事急矣即請兵請餉何所從得且亦何救目前無已且就見在兵馬清役占汰羸弱簡其堪戰者日夜訓練以待卒有零擊得虜首者當即給銀五十兩令乘馬由臣化龍正門出目送之衆爲之指目而艷羨焉有戰心矣大將日日練士盤馬且殺牲取血瀝之酒與將士共飲約曰居常而剝軍虐下者有如此酒虜入

而縮朒逗遛者有如此酒泉為之灑然變色易容髮上指冠有戰氣矣虜氣益驕志益盛東西相結後先並犯諜報諠傳遠邇惶駭臣等復議以為虜勢憑陵極矣今茲之舉諸邊之虜皆在焉更不一戰是虜知吾終不能戰也自是不復出邊遂其亡矣一戰而存遼東即亡猶為之況未必亡乎顧卜彥之虜多至數萬難與爭鋒且賊所垂涎者右屯右屯有備矣自餘稍稍貼防便足自保炒花把兎之虜僅萬餘宜併力破之東虜既破西虜當不戰走也既賊如吳家墳三

日不出西虜已近邊有言宜急擊東虜者大將以爲其地環海多潮溝盛蘆葦我兵不得成列即幸而勝亦殺傷相當更何以支西虜乎復待之一日再與衆將議賊見我兵扼其歸必且不出更遲一日西虜深至右屯則勢合勢合而我兵氣已奪不戰自潰矣因下令退兵匿之鎮武堡空其營盤賊前哨馳至營盤見已無兵鼓掌笑曰蠻果畏我乎胡不與我戰因率其衆長驅過之過未畢而我師出矣大呼震天如墻而進賊猶從容搏戰久乃不支倒戈而奔劃如山裂

我兵乘之。僵屍滿地。賊益急。所不死者棄甲冑。挾鞍轡。空馬而逃。人畜駝馬。委棄遍野。鐵鍋氊帳。積若崇丘。戰後一日。有自虜中回者。言虜狂奔一夜。更不返顧。直至天明。然後駐馬聚哭。蓋風聲鶴唳。皆爲晉兵。虜敗大都若斯矣。（虜性敗則就過）是役也。賊有萬餘。我兵摘發之後。僅僅滿萬。要當以氣勝之。所最快者。虜中精兵來則銜鋒。去則殿後。今虜正惰歸。從後擊之。斬馘數多。則精兵盡。馬其足也。駱駝氊鍋。其家產也。人畜糧米。原係橫財。委而棄之已矣。而折其足。傾其家。蕩其產。所

歸巢者。蕭然一身耳。寧其悲乎。盖此虜非三五年後。敗氣未易復也。虜敗之明日。而西虜果至右屯。深至吳家墳。呼墩軍而問之曰。吾達子何在。墩軍曰昨爲官軍殺盡矣。駝馬萬計。盡驅入廣寧城矣。虜遂驟馬奔囘。團營而攻右屯五日。竟不能克而去。非獨其守之堅。救之急。抑亦怵於戰勝之威。自不敢久也。則所謂東虜既破。西虜當不戰走也。以東之戰。爲西之守。戰既勝守遂堅。坐令東虜無家。西虜無利。乃知鎮武（嗣後又有靖遠南平）（黑山之勝）之勝。盖全勝也。此豈臣等之力所能及哉。

摘陳遼左緊要事宜疏　遼左事宜

題爲摘陳目前緊要事宜以飭邊務事、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經略禦倭兵部右侍郎孫鑛、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遼左地方、在各邊爲最重、其殘破亦視各邊爲最甚、故今日整理、衆以爲難、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況遼地雖小、然內控京畿、外逼屬國、豈宜任其破壞、不爲收拾、故臣等視事以來共相期許、但宜隨事實行、期有成效、不必紛紛建議、以飾觀聽、但其中有事關錢糧、或法應

更改必須請旨始便遵行謹將應行緊要事宜條爲
六款伏乞 勑下該部議覆行臣等遵奉施行

計開

一查得本鎮先年各城堡副總叅遊守備備禦提調因戰陣之人各有隨任家丁原無定額多者百餘少者五六十名或三四十名厚其養贍用備前鋒每遇征戰家丁當先弱兵隨之雖不無利鈍然尚有征戰之時其家丁有支雙糧者有支单糧者皆頂食迯故軍糧實未分外糜費至萬曆十八年閱視之後每將

領止留三十名其餘通行裁革其裁革去一千四十
字蹟
餘名止餘六百餘名又多支单糧少支雙糧一時亦
家身以家丁餘虜
覺省餉然自此以後遼兵遂不能戰盔衝鋒破敵之
士既無厚養皆逃之別鎮而在營月食四錢之軍皆
貧疲单弱豈堪禦侮年來虜勢猖獗職此之由夫裁
冗固所以節財然因餉廢事不免因噎廢食況本鎮
自東征之後兵馬凋敝招募匀補急難如額逃故錢
糧自堪克家丁之費臣等較時論勢相應復舊為便
合無准令各城堡將領如守備備禦仍止十名副叅

遊係遼東人。准五十名上下。係關西人。准百名上下。其有家丁原多。如李如梅趙夢麟等衆所共知。但取有人。不妨多養先報各道查閱明實。仍解赴臣巡撫及總兵衙門試驗。如果年力驍健騎射頗優每名每月。准食雙糧銀八錢年支賞銀八錢七分五釐。仍每名給與官馬一匹。月支行料四錢五分。自己餧養騎操。如有仍前占騎軍馬。需索料草飲食。貽害軍伍者。家丁法治。將領叅究。其有脆弱不堪。即行革退。不得浪費糧餉。仍行各道時常點查。若有頂名虛冒。亦即

坐贓從重叅究，再照各該將領如李如梅趙夢麟李如梧方時春馬棟董雄等皆自到任之時，即領家丁同到地方。至今有二三月尚未得食糧，緣未經題請。故餉司不肯支放。合無仍令按月補給，庶免怨咨，

一查得先年獲功陣亡官軍首級優恤銀兩，不踰時月，即行給發，以故人心鼓舞，勇於殺賊，近年因嚴查冒濫功級，及欺隱殺掠人民，每遇查勘，承委官員，慮（亦未必真非，叅拗不過要挾勒掯，以索賄耳）有不實，必多方駁勘，耽延日時，有二三年尚未得支領者，其獲功軍丁降夷及陣亡之家，孤兒寡婦，日日

攤門告訖無以應之戍者含冤生者解體軍威不振良有所自臣等竊惟殺掠欺隱固須嚴查至于陣亡回陣卽已報明首級一見自知眞僞徒以別故耽延殊爲不便累經前任撫臣咨請兵部亦移咨令借解子銀預發但子銀多係買過貨物幷各項緊急借出應用見銀無幾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預發賞功銀二三萬兩解進前來收貯行巡按衙門將以前驗過首級及查過陣亡人數通行該道查出應得銀兩未給者全給借給者補還以後遇有虜賊入犯容

臣等先將獲過功級及陣亡人數並虜出入日期。查明即具畧節題奏。行巡按御史勘明即先給與。其地方殺虜人畜等項。不妨行令按臣及覆駁勘歸結。庶賞不踰時。人心競勸。

一查得本鎮軍士。先年曾調五百名征寧夏回日。盔甲盡留彼處。後調數千征倭。往返二年。盔甲蒸濕浥爛。十不存一。見今倭事未已。仍于寬奠招兵。兵馬尚可糾集。盔甲器械。豈容卒就。本鎮雖有額設局造。然計闔鎮一年打造。尚不能完新募標兵二千之用。其

餘何從取給合無于內府戊字庫所貯盔甲弓箭撒袋等項擇其新者請發五千副或八千副給散新募及無甲軍士再照禦虜禦倭皆需火器本鎮舊雖多有年來多于江東損失及新兵亦應給領合于京庫所貯三眼槍及快槍各發五千桿聽濟急用

一寧前一帶南海北虜路僅一綫虜騎出沒無時每過官道撲人居者心悸行者蒐銷城堡空虛軍丁盡從荒草彌望似斷人煙先年節經諸臣建議填實譬之移山填海茫無實效惟隆慶年間按臣李輔萬曆

年間科臣王致祥條陳該戶兵二部覆議通行順天河南陝西山西山東等處撫按衙門各將應問充發山陝宣大等處邊遠并三犯逃軍不拘久近俱編發遼東塡實錦義寧前衛所每年總各將編發過名數咨部轉行該鎮查考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在卷自定例之後解發亦多乃近年以來漸次減少緣事久卷沉官更吏代信手批發遂失初意合無 勑下兵部再爲申明通行十三省兩直隸凡有應問邊遠充軍人犯并三犯逃軍俱解發遼鎮聽臣等塡實寧前衛

所收補逃故軍伍照例處給月糧房田如有各省軍犯問發別鎮赴部掛號或年終造冊到部亦行改發邊鎮如此行之十年則寧前人多不但填實地方亦可驅逐醜虜譬之深山無人則虎豹交叢城市人聚則狐兎潛跡亦其勢也

一據分巡兵備右參議王邦俊呈稱查得本鎮馬政事例倒失者官給價買補槽下瘦者分別年限久近以定賠償多寡每年二次點閘察其肥瘠以行賞罰馬有倒失即日開除料冊久之奸弊百出或槽下瘦

者。多報陣失，或領養年近，詐稱年遠，委官點閘，多屬該衛經歷，彼此扶同作姦，以致營馬虛耗。又買馬事例，部發價銀歲十一萬七千八百兩有奇，除各道分領外，本道所屬該分價七萬五千五百兩有奇，舊議委官往蘇杭等處收買段布貨物，市換夷馬，迨後委貢市大盛在此所以彩段即不敗亦無濟於國是假官多方侵漁，互相蒙蔽，置買價貨以欺夷，彼亦以病於虜也馬欺我，率不堪用，旋多倒死。又有各營領去馬價，或收買老馬以充數，或暫借他馬以應點，弊孔多端，難以蓋舉，皆由于無專官稽查之故也。先年設有行太

僕寺少卿專管馬政點閘比較至萬曆八年題 准
將本寺裁革分責各道兼理但本道所轄乃大營兵
馬駐劄之處兼屬九衛四十五營堡邊長五百餘里
馬計一萬七千餘匹俱應每年點閘二次至于稽查
倒失驗督買補種種至繁其視四道不能當本道之
半且邊疆近日多事一切戰守事宜十倍往時經畫
處置日不暇給豈復于馬政得以致其詳哉乞題添
設府佐官一員駐劄廣寧專管馬政等因到臣該臣
看得添一官必增一官之費遼陽都司首領官四員

或有可以裁冗抵補者。隨行據分守邊備右參議楊鎬呈稱、查得原額遼東都指揮使司置經歷司都事斷事司副斷事、蓋倣省直之成制、以為軍政之贊襄、嗣後按院守道驛臨、及本都司凡有批行差委皆于四首領分任、然都事副斷事原無重大責任、較之經歷斷事有印務者差異。于中裁減一員。即以所省俸薪。增補管馬通判、委于損益合宜。緣由回報前來。臣等看得舊時馬政。非無成規。而法久弊生。遂致戰馬日耗。每年點查。非不委官。而旋用一時。以故徇情廢

法。况分巡道所轄大營。比各道兵馬既多。又置貨易馬。給價買補印烙稽查。一應事務比先年尤繁委應專官管理。合無添設管馬通判一員于山東濟南府列銜行令駐劄廣甯專管馬政。如遇各營領價買馬。夷市換馬俱要查驗務堪戰陣之用。毋以瘦弱濫收。營馬倒失每月查考的數不得虛侵料銀見在軍馬。每年印烙二次不致老瘦抵換領養之年限久近必稽失傷于陣中槽下必稽于銀買貨察其侵欺毋使姦宄得計馬市交易。視為撫處毋令外夷離心。一切

馬政所關。皆當畢力從事。年終造冊。仍聽該道總管。其俸糧柴薪馬夫廩給紙劄小菜幷跟辦人役等項。俱照管糧通判事例。于各該衙門支給。駐劄衙門。查給裁革將官空閑衙門一所。量爲修理居止。如果馬政修舉。照例薦敘。如或因循廢弛。年終一體查參。仍將都司副斷事裁革。所省冗員之費。即抵通判之資。是亦補偏救弊之一得也。

一據分守遼海右參議楊鎬呈稱。准遼東都司局捕兼管車營遊擊楊大觀手本開稱。本營于萬曆二年

添設將領，議撥馬步軍兵一千五百員名，原以遼陽五肖州兵，并腹裏墩軍，及充發清勾新軍，填實充補、虛名者多，見在者少，近日除河西選拔，及協營推挽砲車，撥墩武靖營，并擺撥塘報等項外，實在營止有馬步軍三百四十四名，計一營之兵，不足一旅之數，且協營空虛，遊營單弱，空營兩將，何濟戰守，合將此營兵馬仍歸副將營填實原伍，本職照舊管理局捕事務等因到道，呈詳到臣，臣等看得車營之立，意非不善，但當日原未添兵，止是分撥協營之見兵，益以

清勾塡實之虛數而巳顧有一營則有一營之差撥多一官則多一官之役占所以愈累愈逃愈久愈弱迄今見在者止有三百餘名自遊擊千把總跟伴之外所餘無幾豈成營伍豈堪應敵及查副將營軍士亦止二千餘名復將車營軍士取撥砲車則車營巳在協營之內矣那以所餘三百之軍仍擁空名甚屬無謂合將車營兵馬火器車兩照舊歸併副將統領照常操練不得廢弛惕大觀仍以遊擊原銜管理都司局捕事務候離任員缺止推都司局捕正銜其本

官原領、勅書旗牌照舊規發都司轉繳、原營伍充實官不虛設、

議復開市撫賞疏　復開原馬市

議照開原一路、孤懸天末、三面環夷、如黑子之著面、綦九邊最危地也、乃向來被兵、反比之別路差少、則亦有說、其地小而民貧、其人悍而善鬬、其馬市爲夷貨流通之府、胡漢之人、胥仰藉焉、搶掠所獲、不足以當市易之利、夷人以市爲金路、惟恐失之、而我亦借此以爲羈縻、故開原事體、與別處不同、撫馭得夷情

順則可不煩兵革而坐享謐寧因利制權存乎其人耳矣乃慶雲堡之事始以買貨未至而久稽馬市之賞遂啓戎心繼以媛兔入犯而質哥伯言之夷益犯衆怒此其撫馭機括固已失之然而　國體猶自尊也乃王鳳翔始則認賊作子繼乃以身嘗禍則夷情遂變而　國體亦大傷矣迨夫奉　明旨革市賞議剿處兵連禍結其勢則然顧我不能力制其死命而彼亦不肯輕就我罰服大衆零竊在所而有夷人失利而我亦數蒙其害結局竟未有期也所幸鎮武之

戰。兇酋被戮。瀋陽之出。擒斬百餘。虜始懾於　天威。

而就我羈靮。臣等猶以爰兎未剿。阿剌寨未獲。欲從

窮治以正法。伸威於龍荒之外。始無遺憾。乃據該道

所呈爰兎原止搶掠。無預殺官之事。阿剌寨亦為主

所使。又非下手之人。亦自不必苛求而久待者。況原

擬縛獻阿剌寨。蓋以伯言酋首必不可得。故及其次

耳。乃今伯言敗死矣。遯昧鏟漢把都兒縛獻矣。即附

殺人之比。則造意者戮。下手者誅。已無不正之條。矧

論馭夷之機。則殲其渠魁。宥其脅從。自是大公之道。

原情按法，審時度勢。慰諸夷之心，紓一方之禍，無傷

國體，永彌邊釁。是維此時，曷可失也。

議義州木市疏 開木市

題爲黠酋求市隨便撫防敬陳制馭機宜以順夷情以安邊鎮事。本年四月內據通事胡以平于禮稟稱西夷酋首小歹青，要赴廣寧關市買賣領賞，仍採取木植用車裝運，因山阻赴關市不便，要從大凌河順水放至義州大康堡邊牆開市場，與軍民交易等情，隨經備行分巡道會同錦義將領查議去後，今據分

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參政王邦俊
呈稱行准管義州參將事副總兵李如梅手本開稱
行據義州備禦盧得功會同本營中軍楊應元呈稱
查得嘉靖三十年間小歹青伊祖栢哥帶領達賊二
千餘騎在于大康大平二堡邊外住牧年久以爲地
方屬夷上邊講易木植買賣當有前任參將王重祿
因栢哥原係屬夷本城尚有三千精健兵馬足堪防
禦准令軍民人等各馱米糧與栢哥止換木植二三
次原無設立關口市圈亦無請動官錢後前夷被大

虜達賊頭目得知、怒其內向、帶領衆賊、將栢哥等殺回、至今再無買賣。今照小歹青既要從大康堡凌河放木買賣、似亦舊例、但諸夷入市。不當散亂、須有一定關口。其關口應設大康堡久安臺迤西風口嶺地方、亦當有木場馬圈、應設本堡正西門河東岸。其駕馭官應添提調官一員、即駐本堡、專管木市事務、防範兵馬、本城有馬官軍家丁、除公差塘砲等項外、見在不滿八百、委屬不足、請乞合撫于別營量撥勁兵一枝、以防不虞。每歲春秋二季、每季按月三五次、准

其出入交易，以復先年舊例等因，又准錦州前任遊擊劉仲文手本，開稱查得錦州嘉靖初年夷人互市，在于大鎮堡鎮邊山大福堡臥佛寺二處，通夷買賣，後遇年荒，大虜屢犯，屯民十室九空，夷市禁止，及查錦州各邊山險陡峻，樹木稠密，兵馬单弱，防護不便，似難開市等因，各回復到道，併將緣由回報到臣，又經移文鎮守總兵董一元查議相同，及稱撫賞酒肉等物，責令守堡官備辦，不必另設提調，緣由回復前來，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

署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鑛鎮守總兵官太子太保左都督董一元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環遼而穴者皆虜也遮比土蠻種類多不可數勿論即近邊者直寧前則長昂直錦義則小歹青直廣寧遼瀋則把兎兒炒花花大諸酋直開鐵則伯言兒煖兎諸酋其在東遼海西則猛骨孛羅那林孛羅卜寨諸酋建州則奴兒哈赤速兒哈赤諸酋以上酋虜無慮數萬尼皆與遼地相錯如繡人項背相望並墻圍獵則刁斗鉦鼓之聲相聞蕃肘腋腹

心之憂也。自那十二酋被剿殺速兩兒受撫數年來東彝無事。去歲把兎伯言兒戰歿粆花大一敗塗地今年伯言之子宰賽受罰入市。廣寧遼瀋開鐵間警報漸希所未馴伏者惟有長昂小歹青耳。而小歹青者素以兇狡雄長諸酋且其巢穴當衆虜之中壯結土酋爲其心腹耳目西助長昂東助粆花諸虜犬羊動以數萬無所不窺小不竊則飛騎出沒于錦義之間如鬼如風不可蹤跡該地將領自周之望栢朝翠（此速把孩入湯河之出）戰歿繼之者搖手相戒無敢以一矢相加邇年來凌

河上下方數百里野多暴骨民無寧宇連阡沃壤棄爲甌脫遠慮者每以河西不保爲虞臣化龍在事以來數爲之輟食而嘆謂小歹青不死遂左之憂且未艾也乃自今歲入春以來此酋數數遣使叩關求市每來則獻人口二三十名最後以其刺麻僧送被虜生員薛天成來臣與鎮臣庭詰其僧僧言歹青厭兵矣今且從佛教願不復爲賊第求兩家一家耳臣等未敢信復陰詢其生員言歹青自去冬遣使宣東虜帰而言東虜帳半空多寡婦日携其胡兒啼遶近聲

相聞也其妻心動懼且為穹廬殺日夜吾涕泣而道之和万青亦心怦怦怔怔然進則慮有高平之辱居恐復有捡道之舉日夜馳游騎四出偵我若旦夕加兵者然其所為求欵者即將來不可知目前似無他矣於是臣等乃問剌麻虜所願者何曰願無出兵擣其巢願夷人來降者留其馬歸其人願漢人回鄉者留其人歸其馬願得于凌河貿木以養窮夷之不搶則無以為生者臣等謂爾無入則我無出誰復擣爾巢廣寧降夷多不可勝用矣且內地所不足非馬也

惟回鄉而歸其馬則無利恐流人遂不復回鄉自後降夷來人馬皆無受回鄉而有馬者馬給其人不復歸爾淩河賣木事至重需後命虜使唯唯臣等因謂我亦有所願願自關門以西錦義沿邊十五堡爾無以一人一騎入若他虜從此入者爾拒之拒之不得則以實報俾得早爲備大虜來爾止之不得亦以實報俾得早爲備願爾無陰隨諸虜入犯而陽爲報以匿其名願爾無勾連大虜且爲之嚮導冀以大舉償零竊虜使亦唯唯因令之赴關關將吏監之殺馬牛

鑽刀說誓盟於天因報箭入市賣馬以去無何而爾

西報長昂聚兵三千謀犯寧前居久之歹青遣使來

報長昂且犯錦義旣而長昂果犯錦義以先知副總

兵李如梅待之于邊擊却之半日而出陰遣邏者尾

之至營向西南去果長昂賊也于是臣等始信此酋

之求款者將來不可知目前果無他矣始爲行查責

木事據鎭道將領皆謂有利無害可行無疑臣等猶

未敢信復召彼地居民之有知者及士人之習邊事

者徧問之皆曰可大約謂其便有五河西無木木皆

在邊外自屬夷叛亂以來遼人無敢出邊一步者材木之費止仰給河東道遠又時有虜警不時至至亦不多故河西之材木貴于玉自市通而河西材木不可勝用也一所疑于虜者犬羊無信耳第虜重市以為金路當市之時多不肯搶一日市則一日不搶一處市則一處不搶即今日市而明日搶搶非有加于往日也而我已收今日不搶之利即今年市而明年搶搶非有加于往年也而我已收今年不搶之利二

遼東馬市　成祖文皇帝所開也無他賞賞即以市

稅無他市本。聽商民與之交易，官第為之治其爭而防其變。故虜以市為命，而民亦以市為利。木市與馬市等耳。（宣大二邊外之虜地無鐵產漢人與款市止以河東無所利也。若遼之左諸夷則有貂珠參木商市之後不特與虜構何足逞）有利于民，不費于官。三。大舉之害酷而希，零竊之害輕而數。小歹青不搶，錦義之零竊少矣。而又西不助長昂，東不助炒花，則虜勢漸分，即寧前廣寧之患亦漸減。且大舉先報，又得以預為之備。四。所惡于和戎者，徽獨以多費也。蓋亦弛備之害大焉。今大舉不絕，必不至弛備，而零竊頓希，益得以脩備。五。此五者利害較然如白黑，一二可指數也。于是臣等乃

知木市果可行無疑也臣等又恐此特其酋長畏威求和或未必能戢其下姑少延之自夏及秋果無零賊內入者又恐夷人或假入市有他舉或即于市中生事亦未可知因以便宜與約市期匿盛兵待之而令副總兵李如梅通判俞方策與之為市且令虜不許多至致生他虞至九月二十日虜果以百餘放木三百五十零至堡前臨河與軍民交易不終日而畢卽以市稅市酒食量賞之市夷與居民各大歡悅而退于是臣等益信此酋月前果無他而木市果可行

無疑也。其地宜在義州大康堡以近凌河。且先年故處也。其期歲春秋各一。春以三四月。秋以七八月。水方盛便放木。且非大舉之時。無他變也。每季市不過三五次。人不過五六百。便防閑也。守堡官即加以提調。衙聽臣等劄委。不必銓除。既便彈壓。又省事。且省官也。屆市期仍發正兵營勁兵一千防護。畢市而歸去。鎮城遠。不盛兵不足以待變也。市夷止犒以酒食不必他賞。賞在馬市。不重出。且木稅無多。難浮費也庶幾乎制馭有完策。而木市無他虞乎。臣等又惟遼

左事體與他鎮不同他鎮皆貢虜也市必不搶搶必不市蓋其費內帑金錢以數萬計明以此爲餌釣之彼亦中吾之餌而不敢變亦不肯變勢則然也若遼之馬市止可當他鎮之民市耳民以爲利故虜雖有順有逆市終不爲之罷費不在官故市之或開或塞官亦不任其責蓋犬羊之性喜則人怒則獸而制馭之法來不拒去不追戰守和交發而互用　成祖文皇帝所爲經理遼左法至善也今之木市與馬市等偶爾虜懾于戰勝之餘威耳就籠絡故臣等亦嘗以

交易之微利。暫與休息。令而後其以為香餌一吞而不復吐乎。所不敢知。其以為鷄肋。暫食而旋復棄乎。所不敢知。自山陝諸邊撫賞數萬。不能保其終不渝盟。臣等以郊虛一市。欲其守空約而長無後患。一何（款事一敗中朝議論必深責首事之人故須詳言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乎。惟是其市也利可收于目前。其不市也害不加于往日。擇福于重。擇禍于輕。臣等固已言之矣。是故自今以後。虜情少變。則當罷。罷而虜復輸款。則又當開。開而或陽順陰逆。或東市西搶。則不直罷。或剿其衆。或搗其巢。當惟其所為而不

得謂之啓釁。總之防撫者惟盛兵爲備。不必以市否爲弛張。綜核者惟隨事考成。不必以市否課功罪。一切制馭機宜。皆聽臣等督撫鎭道竟自主張。不必瑣瑣關聞。一如馬市故事。庶邊臣得以展意設施。無所疑慮。虜雖悍且黠。當不復出吾籠絡中矣。伏乞勅下兵部查議覆請行臣遵奉施行。地方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夏完愚民古　參閱

李襄毅公平播全書

疏　　李化龍

請罷開礦疏　川貴礦稅

題爲直陳地方艱危之狀以希特恩以消隱禍事。臣受命總督三省，防勦播酋，祗畏簡書，冒暑入蜀，甫至

報酋巳親統大兵侵犯蜀境臣方調兵遣將宵晝弗寧無何又報酋巳攻下綦江漸逼重慶臣且十道徵兵寢食爲廢目今兵漸集勢漸張酋亦且剳兵境上莫測向往而我兵微將寡烏合之衆僅足自守無能撲滅此積衰之勢非止一朝臣不敢不勉竭庸駑力圖底定乃臣有所大憂者不在兵糧不在叛逆而在內地之人心此如厝火積薪而寢處其上不能一夕安者也夫巴蜀僻在一隅夷漢雜居易動難安自昔記之矣治蜀者必須鎮以靜定綏以寬仁乃足以和

民而懷遠，固圉而安疆，顧今寇在門庭，急於焚溺，勢不得不興師動衆，又不得不勞民傷財，小民固已難之矣，然猶可曰此佚道之使生道之殺，上爲不得已之役，而下爲不得已之供，奬以大義，動以至情，猶可使也，乃至有得已而不已，足以搖民而資敵，如徵稅開礦之事，及今不止，隱禍且大，臣亦何敢無言，夫礦稅之事，奉有成命，差有監臣，而臣與按臣，且有調停之責，有阻撓之戒，以故臣一至地方，即與按臣會行該司查議，定爲規條，立爲則例，期於如額，以稱 上

指、即礦洞亦令隨便開採、各有司止爲防守、無得阻撓、臣爲　陛下理財裕國以爲無遺憾矣、乃節據各府縣申報、多謂播酋內訌、士民流散、商賈不行、坐派稅銀、何從出辦、重慶等處且謂拔門已閉、委官已回將來計數要稅、何處賠補、則臣於是乎技窮而無所之矣、夫蜀敝國也、半爲山箐、半爲土司、其稱沃野可耕者、僅千里止耳、今東南一帶、兵所至、已爲荊棘、兵所不至、亦爲荒墟、西北一帶、方且招兵買馬、運糧製器、不從鬼輸、皆須民力、此何等景象、何等時勢、而尚

堪爲額外之徵乎。據言利者，必以爲稅取於商，不取於民，不知兵戈擾攘之地，顚沛流離之秋，土著者已不安其家，懋遷者肯輕入其地。商不足則不得不取盈於民，以待盡之民，供意外之取，其不轉徙而爲寇者幾何。方欲招客兵而先自散其民，方欲擒叛黨而且更借之兵，即有孫吳，何能爲計。此臣所爲焦心勞思太息而不禁者也。至於蜀之礦山，半在夷地，即在蜀者，亦用力甚難，獲利甚少，益不足爲有無者。臣以爲當與榷稅竝罷便。然此猶奉 旨在先者也。臣近

日又接邸報，應天衛百戶范命一本為恪遵　祖制

萬曆中廢弁奸民借諂以圖上者後來不加誅亦非先也

等事奏　聖旨這所奏貴州地方稅課并土產名馬有裨國用，准差奏內內官監左監丞張慶督率官兵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徵收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勑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一見之，不覺驚愕失措，夫貴州何地，此時何時，而尚可為此事乎，蓋貴州原非省會，止以通滇一線，因開府立鎮，強名曰省，其寔皆高山峻嶺，軍民無幾，尚不能當他省一大府，有何名馬方物，其誰不知之，彼武弁貧窘無

聊。又見各省俱有稅使。以為貴州雖稱瘠薄。然但得詐奏　聖明。奉旨徵稅。傳食萬里。逍遙數月。計至彼處。即不如額。且可克囊。此不過為身家之計已耳。豈復有一毫為國之心乎。夫使其為往日之貴州也。止於無稅而已。乃今自播酋造逆。一破偏橋。枯骨徧野。再戰飛練。流血成淵。至今驛路阻絕。人烟稀少。逆酋且狺狺思逞。急於燒劫。臣與撫臣郭子章每算及該省兵糧。計無所之。移書嘆惋。今且驅遺民守危地。小民如坐漏舟。已有遠心。驟聞此舉。將謂稅無從出。必

括於民。轉相驚恐。勢必逃散。遐方孤城。誰爲塡寔。他日必有士卒不戰。城門不守之勢。而一方之事去矣。

陛下天縱聰明、必不忍以一方輿圖、易數千稅課、或亦未知地方情事、謾然應之云耳、臣以爲貴州稅使宜急罷勿遣便。臣爲三方總督、湖廣亦係臣屬、亦有防擀之事、然其地去播稍遠、中禍未深、臣不敢多爲不必然之說、以聳動　陛下、惟是四川貴州、去播甚邇、受禍甚慘、民心最危、時勢最急、臣若隱默不言、恐禍機竊發、不可收拾、當是時而言之則晩矣、臣謹

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貴州撫臣郭子章、按臣宋興祖、直陳艱危情狀、乞恩　陛下、伏望將貴州中使暫免遣行、四川中使或令姑儘見收稅銀、少辦方物、暫取回京、待播事寧靜之日另議、庶兩省士民、雖在湯火、尚免靡沸、臣得以大義勉之、令為國家效死禦寇、或底定有期、太平可望矣、

再報播酋情形疏　播酋

臣看得逆酋殘我內地也、可謂不遺餘力矣、驍將磔嚴城墮、獸驚鳥徙之民、膏原齒刃而莫必其命、彼其

陳兵三溪而嫚書以相加也豈眞愛我而不攻哉越國深入踰嶺渡江頓兵於堅城之下彼固亦有所忌也當是時我誠無兵無將無可爲守顧嚴行文告以折其不逞之心亟集兵防以遏其方張之勢猶稽時日自可保全事機之會間不容髮柰何其周章失措而甘心爲失策之事也夫屍棺之歸雖經詳允顧求而與之則直挾而與之則辱加骸焉則過矣至欽依人犯縊而與之則又過並生者之家屬而與之則又益過國體一辱不可復全士氣一喪不可復伸當是

將在城鎮道府縣文武如林。乃視若等閒漫然相付。獨何心哉。臣今方獎率諸臣。共圖戡定。卽諸臣方飭兵洽餉。緝奸峻防。夜以繼日。猶苦不足。蓋冀爲桑榆之收。以蓋其東隅之失者。臣亦欲徐觀其定。忘於無言。（皆擾秦民也）顧川東人心不知有法久矣。自合江獻袁子升。黃平獻羅承恩。（近亦有買賊以爲全民）茲此而三。不於此此時別白言之。從此各（者上必欲置之法此甚正也）官遂以媚賊爲排難解紛。以辱國爲達權通變。以足上首下爲屈己安民。行見巽懦成風。豪傑解體。戰不力。守不堅。其不胥而爲夷者幾希。臣以爲兵戈擾攘。

籌應寔難，固不可逐事苛求，致難展布，第損威傷重，所關非小，尤宜一處以杜將來。合行題請，伏乞勑下吏兵二部酌議覆請，將獻囚送柩并綦城失守有罪官員姑行令戴罪管事，以責後効，待事定之日，通計功罪並論，一面行巡按御史將前後情節，通行查勘，分別議處具奏定奪施行，庶士氣可振，國法可彰，使過之效可收，夷氛之息有日矣。

請內帑增將兵疏　請內帑增兵將

該臣謹會同巡撫湖廣贊理軍務都御史支可大，巡

撫貴州兼湖北川東提督軍務都御史郭子章議逆賊楊應龍恃其富彊、甘心反逆、戮將破城、了無忌憚近且占據內地、脩倉貯穀、因糧於我、又復立石鐫碑、殺人以祭、葢已無人心、無天道矣、昔宋襄用鄫子于社、子魚曰六畜不相爲用、而况於人乎、得死爲幸、其後一年而執、又一年而死、葢自古殺人祭神、未有不死者、此亦逆賊天亡之時也、乃賊復信然逞出沒於川貴之間、如鬼如風、益復造舡數多、將圖水陸並出、流毒三省、遠近爲之震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是尚

可少假時日乎、臣等僉議會須滅此朝食乃無後患、

額節訪賊之情形、實亦非可易與者、賊初用兵時、不過二三萬、且皆五司七姓五十四里之人、自述年許

構撫剿無常、賊遂內自驚疑、多方設備、招集九股惡苗、給以殺戮五司之土地、賞以搶掠各省之婦女、又

擅立三十六統制、三十六巡警、十三總管、各有頭目、各有兵衆、每一人名下多者二三千、少者一二千、總

之不下十四五萬、羽翼已成、居然勍敵矣、我所以待

之、豈宜淺鮮、談者謂宜集兵二十萬、夫二十萬兵、豈

易集餉豈易供然非十四五萬亦未易相當也昔成化時尚書程信剿都蠻用兵十八萬四年而無成功萬曆初年撫臣曾省吾平九絲用兵十四萬一年而成功今播州之衆幾倍都蠻海龍之險不下九絲應龍兇狡知兵又非以前烏合之衆可比是可草草舉事乎近該臣化龍議調陝浙兵與募川兵共二萬四千臣子章議招三萬蓋勢窮事急糧餉不克且爲目前防守之計冀就中取事耳今賊益滋蔓久更難圖必須大集兵糧亟圖撲滅臣等熟計四川宜用兵六

七萬湖貴二省各宜用兵四五萬總之可十五六萬方保全勝近奉明旨雲南廣西福建陝西浙江等處兵各得調用即十五六萬之數自可取足無容更瀆顧調兵非難處餉爲難兵至十五六萬即人日給三分一年須百五十萬三省者非能辦此也貴州原無毫釐之積臣近查其布政司庫銀稱可動支者僅僅七千令人心悸四川先年頗有積蓄自遭年採木事起搜括一空今止有當年額糧各有正項止可暫借難以久假湖廣者尚未查到然大約在川之下貴之

（川楚木累）

（尚賊耳若非速更不可測矣）

上。三省物力。不過如此。將何以支數萬人之食乎。近見太倉空乏之計。臣無措。臣等不敢徑請。臣化龍止求留餉秦之需。還借滇之數。僅三十萬耳。然秦中之餉今年者已解。滇中之銀。恐未能即還。臣子章止求於各省借給。總之亦捕風捉影。未可保其必得也。近見邸報該兵部覆奉聖旨兵餉著戶部悉心議處與他。勿待來請。不許支吾了事。欽此。仰見聖心垂念遠徼賊不足平矣。第恐戶部計無所出。止令各省搜括。萬一各省復乏之。求之不應。往返請乞。便歷時月。脫有庚

發之呼其可令賊聞且見乎臣等以爲今日之事在四川宜先發五十萬仍留陝西餉銀及催滇中還銀以爲接濟在湖廣宜先發三十萬仍俟臣可大查本省各項錢糧有應留用者徑自題請在貴州原無積蓄亦無可留借者姑先發三十萬以上應發錢糧半取之太僕寺半取之河南淮安南京福建兩廣等處以爲半年之餉刻期解到庶克有濟至於各處調到軍兵月糧仍在原籍支給川廣貴三處每日止照近日援遼事例給與行糧蓋即每兵日給三分而前項

解發之數，僅支吾半年盡矣，至於以後，如事不即結
或再行請乞，或量行徵派，統候部議遵行，此三省糧
餉之大略也，而將與兵亦有所當覆議者，今鄰播總
兵四川有劉綎，貴州有童元鎮，各制一方，無容更議
矣，惟是湖廣清平偏鎮四衛，俱邊播境，瀰潭一路，更
當逆賊狂鋒之衝，連年逆賊招誘生苗，多從偏橋往
來，恣行搶掠，莫可誰何，近該臣等議將貴州總兵移
駐偏橋，顧偏橋去賊巢近，然去貴州省城遠矣，貴州
去賊巢不及三百里，一渡烏江，窮日可至，與偏橋相

望四五百里。中隔平越興隆。皆通賊之路。今春飛練之役。寔自平越賊若分犯各路。直逼省城。此非一總前傷因杜所隸故也兵之力所能禦也。且貴州總兵之於偏橋。兼制之地也。湖廣兵餉。宜得湖廣總兵會同湖廣巡撫調發方得精神相貫。應付如期。乃貴州撫鎮。俱以兼制之銜用之。此在居平猶可。寇在門庭。動大兵。發大餉。欲求臂指如意。桴鼓相隨。不亦難乎。先年湖廣原有總兵。且以侯伯為之。後以承平日久。暫議裁革。今非無事時矣。原無者亦應議增。況原有者。自應議復。臣等

以爲武昌去南界遠在二三千里即聲聞亦難相通何況調度臣可大宜移駐沅州該省仍設一總兵無事駐劄沅州有事移駐偏橋其貴州總兵無事駐劄省城有事移駐平越統待事寧另議庶幾兩地咨於張羅而逆酋已坐井中此萬全之策也其湖廣原無兵馬今部創設四五萬召募既難如期土兵亦難全恃臣等查得近年備倭沿江一帶皆設南兵如楊州二千鎮江二千新生洲二千淮安三千江北廟灣二千南京新設陸營亦可揀選三千此皆見有擡餉無

頃召募者、今海氛久息、備而不用、宜行文各處撫臣、量給行糧遣發、即以原將統領、赴偏橋一帶、聽總兵分布防守、不足者方調湖省各土司、及武岡麻陽等處民兵殺手、務足三萬以上之數、其外處調到兵月糧仍於原籍支給、湖廣亦照前例、止給行糧、事寧仍各歸原地防守、蓋將止復其原有、兵半取之素練、甚便計也、臣等又查得貴州所屬石阡思南二府、婺州一縣、去貴省遠可千里、而各府縣鄰播巢、各一二日程耳、各府縣從來無一兵一將、止有龍泉一守備、領

兵千餘控制其衡而兵微將寡又無城可守賊每欲聚而焚之無龍泉則思石阡隨其後矣臣等以爲宜於石阡設一叅將婺川設一遊擊各領兵三千一以爲本城之防守一以爲龍泉之鄰援其兵將不必另設即以新設湖廣總兵調來之兵將移駐此皆貴州地也然在偏橋之西去湖廣總兵近而去貴州總兵遠防守之事宜全聽湖廣總兵提調貴州總兵亦得遙制庶體統事勢兩得相安至於偏橋四衛向雖屬貴州總兵兼制今既有湖廣總兵自有專屬不必

更屬貴州總兵矣。抑臣等猶有說焉。近見邸報兵部覆本內稱廣西總兵陳璘馬上催促。由湖廣取道直趨粵西聽援。不許繞路粵東。有悞纓冠之義。計陳璘當不日至湖廣矣。璘素有威名。近征倭更著戰功。粵西無事。將無所急。臣等以為宜即改為湖廣總兵。即令於湖廣候旨到任管事。其廣西總兵另行推補。將見逆賊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其有不褫魄而奪之氣乎。至於雲南總兵應移駐霑益州。廣西總兵應移駐泗城州。庶乎聲聞相及。援搗為便。以上事體

統應題請伏乞勅下戶兵二部酌議覆請將前項糧餉急行解發將領急行增設兵馬應調者行各該地方撫臣調發總鎮應移者行各處總兵亟行移駐新設將領應給勅印等項查例議給應得廩費等項臣等徑自議處庶乎糧足兵精敵愾之勇自倍犄前角後螻蟻之命難逃逆賊不足平定寧可計日矣

留總兵劉綎征播疏　　劉綎征播

臣看得將兵者期於戡定禍亂不嫌疵類將將者要在鼓舞豪傑無妨顛倒綎將家子也其父顯稱時名

將功名著於蜀中綖結髮從戎屢經戰陣征播之役特奉專遣上以報國下以承家綖所宜竭蹶而趨宜何如其急者而遷延道路數月方來責以逗遛即置之於理亦不爲過乃　陛下猶念其東征之勞榮以南遷之命議者猶謂處之尚輕是矣顧綖武人也連年東征西討動必及之若謂天下有變一日不可少此人者遂矜而自功淹速自便於人情亦有之即在事諸臣亦以爲似已不可使者維時臣亦薄之直以吳廣未至例須留之候代乃自共候代以後而人又多

言其可用也以爲可用者有二其一謂綎父子久在爲所養多奇材劍客後來平播功者首也蜀中即蜀人與播人頗憚其威名今當平播亦不可少其一謂綎未改南以前其氣頗盈將驕卒惰兵家所忌必不可用自改南以後懼失事機又懼蹈危機恐損功名又恐犯議論乃併前慮後冀一當逆酋而盡洗生平之爲快蓋前此使功今且使過皆不可少也臣頗是其言比臣至渝見綎察其卒伍器械頗多精利似留心者既進而與之深言諭以留用之意綎乃感激嗚咽爲半生驅馳頗效微勞今不自意被不

奚之名以去誠得一當逆酋願食其肉寢其皮以開執人言而少雪官謗死無所恨臣乃知綎果可用也夫天下之將才多矣亦何必綎顧綎有可用之才又有效用之志且川省邊播分東南二路得二大將分管進兵成功尤易則綎亦烏可不留顧臣又有說焉即此疏令劉將軍見之且益感撫卹將亦不可無文也綎欲効用而臣不留則臣負綎臣既已留綎而綎不能為臣了播事則綎又負臣臣負綎猶可綎負臣且令臣負國此不可之大者也

參楚省勦苗失律官員疏　勦苗失律

該臣看得上皮林之事在諸苗誠無所逃罪顯跡其始事止於截路殺死二人此盜之白晝搶奪者耳後以兵挾勘而敵殺八九人此盜之拒捕殺人者耳誠以盜治之懸購其首惡離散其黨與一獄吏數游徼之力足矣卽欲問罪伸威一勞永逸亦須播事旣定鼓其餘勇亦自遊刃有餘何必亟亟滅此朝食爲也詳其始末禍蒸獨起於該府推官丘獻可之易言兵而參將黃中霄之輕舉妄動幸功而貽禍也夫苗以萬數不爲不多三千兵豈易敵之而率爾深入一何

怠也。邇來衛所兵疲敝脆弱、各省皆然、今所恃者、乃該衛教兵千五百、與其餘之零星烏合者、且撤征播之兵三百、並止偏橋上班之兵以益之、一何易也。陷入伏中、略無知覺、一何愚也。二十世官、三千甲士、斬首就戮、又何懦也。主將奔回、城門晝閉、綿花千斤、銀七十兩、盟之城下、而與之、若非衣巾土生之緩頰、幾有牽羊繫頸之事、又何其備極醜態也。蓋黃冲霄自以為惡苗無幾、一鼓下之、張武功而受上賞、亦足以明得意矣、而不自知其兵不可用、與已之不能用兵

舉數千人之命、嘗試以傳功名、於心安乎、大將有懦者、毋畏敵而不出、然尚足以全軍、亦有勇者、或與卒而併命、然亦足以立節、冲霄於二者何居焉、此宜盡失機本法寘之於理、始足償二十武職之冤命、而慰三軍之幽魂者也、若丘獻可者不知兵、又不知將、倖一擲以快雄心、而不意流禍至此極也、顧其事在將領、將不足任、彼亦無如之何、此宜量行議處以警文職之喜事者、永從縣知縣龔一慶始事既鮮綢繆、臨事又失駕馭、損威貶體、貽恨一方、亦應並議罰治以

謦庸懦者也、若該道副使王應霖、地其所隸、兵其所司、失律納侮、何以自解、第其始而持議、原止挾勘而未及征勦、繼而舉事、方駐偏沅而不在行間、當該參倉皇莫響之秋、正該道拮据播事之日、所宜量行罰治以戒失職、仍候播事通論以責後效者也、顧臣尤有說焉、臣之得督三省也、以征播、則一播之外、餘宜勿問矣、顧征播豈易言哉。士馬不精彊、則不能征、錢糧不饒裕、則不能征、人心不齊一、地方非寧帖、則不能征、此宜舉三省之遠近上下、一意從事而後可襄

用兵一隅必顧全局所以能成功也今之督撫僅顧各畫信地以苟自免豈速征之義乎

厥功者也乃臣以二月初三日誓師十二日進兵而該省以初四日勦苗矣又無何而告敗矣此其於征播得無相妨否夫臣所督者三省軍務也漢土官兵例得管轄大小軍機例得與聞勅諭昭然節經申飭奈之何各院道俱有詳而獨無一字詳臣也旣不詳則宜竟不詳矣又何失事之後而始倉皇詳臣也蓋此事上下相視以苗爲易與謂一舉滅之當以功報而不意其決裂至此始不得不以相聞然晚矣臣請著爲令自今以後二省兵事除尋常強竊盜賊不必

瑣瑣相關外。但凡土司郡縣衛所漢夷一切有關兵馬錢糧重大事情。應詳者詳。應驗者驗。即事在當機。難以遠請者。亦一面舉事。一面報聞。庶臣得以叅酌贊成。或未必毫無裨補。臣生平職掌之外。不好多事。惟是有感於皮林寨之事。如黃冲霄之不任專征。與衛所軍之不堪剿苗。知之頗真。當征播之時。不宜別有舉措。以亂大謀。籌之頗預。使其有一字之聞。亦未必無一言之助。幸而事止於此。若更大。則此省之進兵有阻。當是時而後重加叅處。已無及矣。

參失事官員疏　　天事官員

看得逆酋雖狂狡乎其地直彈丸耳今且集各省之兵環聚而圖之此以八服一蓋十全必克之道也惟是相機而進待時而發以彼之無所不守當我之無所不攻雖有勇智將安所施初臣之誓師進攻也期以進則齊進攻則齊攻既而各路以遠近不同及梗道之零賊堅瑕不一自不能如期抵關臣隨爲一舉開數款授之各總兵與監軍內第二款云一賊常言各處防守幾時是了不如放一枝入關與之併力一

今之縱賊入川或亦此道乎

戰破其一路、各路自懼、今宜到關時。劄一大營以爲家、然後以輕騎探望。各路俱到關、方一齊殺進、賊自不能分身應之、成擒必矣、各路鎮道守此勿失、如南川路破關以初九日。龍泉路破關以十五日。各堅守至今。會師並入。蓋其慎也、乃烏江路以十一破關。稱（此黔中宣元鎮之兵也）疾足矣、據關自守。稱得勢矣、謂宜深溝高壘、堅壁以俟、又須瞻前顧後、扼要防姦、庶其稱有制之兵、成無敵之烈乎。獨奈何玩忽不戒。一敗塗地也、臣謂烏江之敗有六失焉。初臣計賊兵動號數萬。我兵雖分八

路不能一時到關若奪關之後據關而守彼或以全力衝之眾寡不敵不無可慮故臣所派入路兵皆三萬餘此無容更分矣該路兵止宜聚於烏江其河渡分兵四守此皆兩不知兵者所爲也則張疑以守可也乃分而爲二相去遼遠我分彼合衆寡懸絕爲賊睥睨久矣其失一也兵既分矣幸而得關宜合兵以待其軍無容更入矣而河渡方且攻阿烏江亦未治壘其失二也關在前江在後是背水陣也法宜死戰而見賊輒走其失三也欲覓退步必此兩說所以敗于馬湖也須守橋庶幾可前可卻乃無一夫之守姦細得而斷

之其失四也。换旗合哨。非倉卒事。既知有姦。即宜整備。而悠悠忽忽。遇敵先亂。兵家軍殆不如是。其失五也。土漢錯雜。緩急異指。一夫駕馭。豈得調和。積妬成爭。自分吳越。符離之事。殷鑒不遠。其失六也。此六者兵家所忌也。有一於斯。足以致敗。而皆犯之。宜其及矣。

初報捷音疏 報捷

該臣看得賊自破綦江以來。彼方志得意滿。肆張虛聲以恫喝外方。而我亦轉餉集兵。不動聲色。以專俟

大舉焱兩相持而莫爲先發者久之乃至冬月行盡賊見臣移鎮入渝自知罪在不赦剿在必行狡焉有鴟張豕突之態以川中有備未敢長驅乃貴地尚虛輒恣猖逞東坡爛橋已罹狂鋒龍婺思石日傳警報臣乃一面移文貴省撫鎮剿苗以清興黃之道集兵以厚龍婺之防一面催調施州衛平茶司各土兵及建越兵共萬有三千自川入貴助爲防守一面行沿邊防守土漢官兵相機鵰剿以牽賊之勢而釋貴之圍乃無何而報捷者紛紜至矣貴州之斬獲雖不甚

多。然自是而生苗不復入播官道得以無阻我得專附招苗之路至貴者池州水西兵三萬守黔
意行剿非小補也而川中南川之役初而斬級者三
十。破其金竹等砦寨繼而斬獲者三百遂破其官壩
大營雖兵力未齊未敢深入以成破竹之勢乃積弱
之後初有此捷始知賊無足畏各有戰心賊亦知外
兵漸强或可少戢其猖狂之勢矣是役也撫鎮司道
籌畫多方漢土官兵感激用命至南川二捷皆推官
高折枝監督鼓舞所由致然其功均有不可泯者但
臣今方傳檄三方會期夾勦人事未就曷敢先叙微

功宜以逆賊半歲以來如火然水決居然有燎原熖天之勢一旦駢首就戮如彼其多亦足以少寬皇上西顧之懷而暫快海內念亂之志故不敢不以上聞伏乞勑下兵部俟事完之日統行議覆施行

四報捷音疏

看得賊自先世以來雄據播州延袤千里踐山為關扼西北之吭因江為池絕東南之衝自以為天險不拔之基誰得而睥睨之者以故肆其雄心日益狂逞東南則破殘司之墟略黔楚之境烏江內外湖貴四

十八屯皆侵爲播地招引紅脚黑脚生苗居之設爲四牌七牌統制諸所名爲硬手用以戰勝攻取所向無前西北則侵凌綦合百里之外皆以自封立碑定界以爲永業婁山崖門諸關皆極力鑿削陡絕天成自謂可出而不可入也乃諸文武將士懾於

陛下之天威激於討賊之大義智謀勇功殫竭無餘競勝爭奇感激用壯坐使畏誅者投戈乞降逆天者斬首就戮犇其關隘擣其腹心大水田永安莊桃溪衙皆賊所爲世脩莊院僭擬侯王者今且據之焚之蓋巳

倭使乎及白田塲海龍國矣查各路有據關者有入關者祇有偏橋一路見攻長坎等三國未下其餘叢以嵛清惟是環播之地山大箐深未易合哨故不能一擁而至賊巢要之合哨夾攻當不出旬日之內且臣按閱圖譜賊地關外十六關內十四今之形勢已覺窮促儻所謂其亡也可立而待者乎惟是兵形難定兵機多端蜂蠆有毒困獸猶鬬日愼一日曷敢爲全㓮卽疏內所陳擒斬數百招降數萬各路之功如指諸掌而臣一不敢爲之叙功祇欲責其成觀其後

耳。先是臣有軍令，以應援合哨為急，貴州烏江之失，令氏之不敢佐罔則黔撫之力也安氏之兵居然無恙，貴竹人多咎之，口語籍籍，臣已飛檄切責之，而會報功之檄聯翩而至，臣亦且勉以後功，而不深求其前事，蓋亦責其成觀其後之意也。

五報捷音疏　報捷

看得賊之甘心造逆也，自以為撫千里之雄封，據河山之極阻，加以鄰比相助，狐兎情深，即王師進剿，其如我何，一戰勝之，當且灰心，從而養威蓄銳，乘時鵲起，天下事一何可知哉，何意於今而不然也，自四月

初三日以前、各關俱破、蜀兵進入關、外未下者長坎
碼磻青蛇三大團耳、保子等團不足言也、乃令而盡
爲陳璘攻破矣、施州兵久破扳角關、直候璘至同入
平越兵亦以孤軍難進、且鏖食於黃灘關之外、令黃
灘亦破、且擒斬多人、討三關者不日相率同入關以
外無復著手處巳、乃蜀兵自入關之後、更番迭戰、賊
每不支、初八日永合兵破之於水牛塘、十二日南川
兵破之於高坪、十七八日蜀兵盡會南川路、衝鋒奪
關、綦合二路繼之、因破其龍爪囤養馬城海雲囤、直

擣其鐵柱關而連營其下以逼之討賊所有止一海龍囤直據之以苟活旦夕耳初賊結好水西比事起時時以唇齒之說動之水西意不能無惑而惕於天威又不敢不出兵相角顧其戰不甚力也烏江之事衆多蜚語臣移檄詰責之水西不自安矣而會賊偶殺其擦山之頭目陳起禮者隴澄大恨之賊且差人備禮謝過澄遂立斬其使於營門賊憤甚即治兵相攻犬衂而去先是臣令安疆臣絕播州之交疆臣强應之寔未絕也臣謂監軍楊寅秋曰疆臣寔絕播州

者可執尚義黃纖枝來益二人爲沙溪頭目賊所用（治西南夷以伐交爲上策）以通安氏者至是疆臣欲執之以取信既戰之後因謬爲好語謝之求敎前奸賊雖疑之然意幾得復行成也遣二人並二十餘人往疆臣盡執之自是二氏之交絕矣此亦天之所以亡楊氏而保全水西今其以忠順承世也

播州善後事宜疏

善後事宜

議照播地改土設流分置郡縣於以昭 聖朝一統之輿圖而新海內萬年之耳目甚盛舉也查該州地

鄰三省、然楚止偏橋、路通一線、蜀與黔、蓋無所不接壤、夫蜀無藉於播、黔齊壤也。若乘此時而割播地以附黔、則於蜀無損、於黔有裨。且臣等別疏。又請以楚之四衛竝割附之。從此黔省幅幀。得與十二省比長絜大、甚爲長便。但盡屬之黔、則地方千里。諸凡締造勞費尚多。亦黔所不能堪。因議設爲二府。分隸黔蜀。黔蜀之爭自此而始矣庶建邦啓土。各自經營、成聚成都。指顧可就。除寬脅從撤兵馬、招流移、厚賑恤、抑兼併、靖橫恣等項、凡明旨所叮嚀而兵部所條議者、俱已陸續舉行、及見

之後開欵目外謹集衆思列爲十二事進呈 御覽
伏乞勅下覆議施行
計開
一復郡縣播州南極牂牁西連僰道東西廣一千二百二十里南北袤一千四十里漢唐故爲郡縣在川貴之間亦一都會也至唐乾符間陷於南詔楊端取而據之今逆酋旣平相應改土復流以變夷俗及照播州白田壩沃壤數百里卽播州遵義縣故地當復府治設縣附焉桐梓當綦南之衝走川貴道也舊爲

夜郎縣故地。當復一縣。望州南接婺思北達眞培爲
綏陽縣故地。當復一縣。仁懷濱播枕永綦。合帶瀘爲
懷陽縣故地。當復一縣。眞州郎古珍州。川原平衍。商
販周遊。應復一州。以上俱隷川省統轄。黃平爲川貴
要區。舊設撫苗通判一員。列衛重慶。駐鎭彼中。其與
播勢相控馭。並爲重地。應設一府。湄潭龍泉地里廣
邈。各應建設一縣。甕水重安。今設一縣。餘慶白泥。合
設一縣。并艸塘容山二司。應割隷各縣。以上地方去
黔甚邇。相應改隷貴州統轄。總計增府二。州一。縣八。

盜亂流初殄地闊人稀姑建數城以為繫屬以後地闢民聚無妨增設其二府治與附郭縣分正佐首領各應照例全設外州縣正佐首領俱應量減以上擬定郡邑并府治倉庫準今酌古應新其名統祈欽定至於新設各官廩糧等項暫於征播支剩軍餉銀內支給俟播地田賦起科接支議行停止伏候　聖裁

一設屯衛近日所稱有費而無益者莫如衛所官軍然亦不可盡廢者播州地方千里山川險惡夷漢雜居又逼鄰二大土司時有啓疆之志必須設官軍建

屯衛以明居重馭輕之勢。而消睥睨跋扈之心。若夫特操練汰冗弱、令爲有用而不爲無用。則在當事者之力行何如。固不可因噎而廢食也。應設一衛於白田壩與府同城。指揮一員。同知二員。僉事二員。鎮撫一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所屬前後中左右五所。每所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一員。百戶四員。所軍各一千共五千。衛所官於從征有功者酌量陞授。不足者於鄰近願入者調取移實之。其邊隅逼鄰土司地方。各設屯田。每軍照　祖制二十四畝。再加六畝爲冬衣

布花之費共三十畝即自種自食不必納糧於官又復領出紛紛滋弊各開屯處除養屯兵之外餘田仍照民地起科上納本折於各州縣爲衛官俸廩及不時軍興之用每年冬十月十一月春正二月農隙各屯官時加操練又以十月十五日二月十五日齊赴兵備道大操三日驗其武藝較其強弱而明賞罰焉老弱者汰之一屯老弱多者並革其官軍人之田即另募壯丁補伍庶軍得定用異時即募兵散盡此五千軍與主兵三千自有八千可用之兵矣至於貴州

衛所已多。且黃平原有一所。不必增設。以滋冗濫。伏候
聖裁、

一設兵備播地三面環夷。干戈甫戢。當此經綸草昧之始。設立有司。可以招撫流亡。或未能長為遠馭而圖久安。布置將領。可以備禦倉卒。或易於生事徼功。而開邊釁。欲以內脩戎備。外攝夷心。整肅羣僚。讋服衆志。為地方長久之計。則兵道不可不設矣。合無添設分巡兼兵備官一員。註銜四川按察司。請給勅書關防。於播州白田壩新建府城駐劄專 整飭新復

播州撫治流移兵備所自始

郡縣并重慶衛忠黔二所永寧酉陽石砫平邑等土司兵務兼理有司錢粮獄訟其重慶府巴縣綦江南川涪州武隆彭水切鄰地方悉聽管轄以便行事黃平新設一府四縣雖割屬貴州但人心初附田土毗連與貴州水西宣慰司並聽兼制至於該道俸薪等項查照敘馬瀘兵備道事規暫於重慶府屬州縣編派俟播地田賦定後改編於新設州縣凡該地方一切招集兵民脩築城堡布置邊防儲積糧餉疏通驛遞禁伏豪强諸事聽其隨時督理俟二三年間田均

食足兵治民安。政教脩舉。遠近懷柔。即破格大用以酬其勞。庶重地無虞。安攘有賴。伏候聖裁

一設將領。照得播淪於夷。閱八百餘年。風俗獷悍。法令扞格。所從來矣。今地方雖經蕩平。而逋孽潛藏。漢夷錯雜。招苗樹黨。越界侵田。將所必有。未可便謂晏然無事之秋也。儻非得一大將提重兵鎮壓之。欲其俛首帖心。惟吾有司之約束。其將能乎。今議播州留兵一萬。黃平留兵三千。粗足防守。然必得一大將鎮之。始可無事。查得先年克平九絲。議留總兵一員鎮

守其地。今建武覘播稍緩，即一叅遊足領之。今撫將軍門標下新添設練兵遊擊一員，改駐建武防守。原設總兵移鎮播地，應留各兵挑揀家丁三千，買馬三百。內總兵標下家丁二千七百，馬二百七十，以坐營千把總領之。兵道員下家丁三百，馬三十，以一中軍領之。有事俱聽總兵提調，名爲正兵。此外兵七千，酌量分布於白田壩、眞州、桐梓等縣，播川等驛防守。內以一遊擊領三千，以二守備各領二千，各用千把總分領之。有事征戰，無事即爲築城鑿池，建郡縣，脩郵

驛之用糧銀照依舊例支發，除俟建置竣工之後，除家丁三千馬三百外，餘軍以次議撤，有願附籍當軍，及爲民當差者聽從其便，千把總俱於附近衛所官內選用，其黃平留兵三千，仍設一叅將領之，總聽防播總兵官節制，斯將兵之錯置得人，而邊境之姦萌自息矣，伏俟

聖裁

一急選調，郡縣既役，應設正佐官員，分理庶務，緣地方初定，需人爲急，若非掄擇自近，亦何濟於目前，臣等再四諮詢，如龍安府同知劉安仁，堪任新設播州

知府、重慶府同知王陞、烏蒙府通判劉之瀾、俱堪新府佐、試䄂州知州陳廰楨、溪縣知縣寇克順、彭山縣知縣何珩、原任資陽縣知縣詹淑初、宜賓縣縣丞曹一科、以上各官、俱堪各州縣正官、但草昧經營、人不樂就、應從優陞、用示激勸、且劉安仁十年州郡、久著廉能、王陞劉之瀾、轉餉有功、陳應楨資俸巳久、應以劉安仁卽爲播州新府知府、王陞加運同銜管同知事、劉之瀾加同知銜、管通判事、陳應楨加同知銜、管眞州知州事、知縣寇克順改附郭、何珩改桐梓、詹淑

改望州縣丞曹一科陞仁懷各知縣臣又查得附近地方佐領等官頗有幹才堪以集事者如經歷楊體寛等數員俱應爲新地佐領之用重慶府經歷楊體寛應改新府經歷本府知事何遲應陞新附郭縣縣丞長壽縣縣丞劉學可應改桐梓新縣縣丞定遠縣主簿李愛宗應改仁懷新縣璧山縣典史蕭時寛應陞望草新縣各主簿忠州吏目吳從周應改真州吏目原任播州長官司吏目今陞資縣典史徐里應改新附郭縣松坎驛驛丞張二南應陞新桐梓縣湄潭

驛驛丞朱化龍應陞新望草縣令陽水驛驛丞徐懋功應陞新仁懷縣各典史臣已經行令各官一面權宜任事凡相度地形建立衙門脩築城池清理疆界丈量田土召民受壓按籍編戶一切撫摩禁戢事宜但有利於生民裨於新鎮者俱聽公同在事文武悉心料理務臻寔效去後仍請著爲令如三年之後政績有成別無他過即照格超陞以酬其勞黃平新府并屬縣正佐除貴州撫按題有應補人員外未足者及播州新府推官新衛經歷知事附郭新縣主簿等

官應即銓補。其兵備員缺。臣查得兵巡下川東道僉事徐仲佳。前委南川一路糧運。時當戎馬倥偬之際。本官處夫處餉。轉運極其調停。本支折支。會計更多備積。不動聲色。大事克濟。卓然爲四路首稱。及查歷來新定夷方。兵備官員。皆於地方用事人員內。查其賢能卓異者。不次陞補。應將本官加陞四川按察司副使職銜。管理分巡及整飭播州等處兵備。庶便彈壓。至於總兵付託尤重。臣等查得鎮守貴州總兵官李應祥。當改爲鎮守四川總兵。駐劄播州。以綏夷方。

又查得軍門標下守備江萬化堪陞遊擊職銜赴捺領兵建越提調劉勝宜授領兵守備尚少一員容臣經行查委通乞勑下吏兵二部酌議就近推補伏候

聖裁

一丈田糧環播幅幀千里田地無慮數千萬畝及考其舊時額糧止歲以五千八百石輸貴州蓋夷方賦稅原自輕減至應龍出而後巧取民財定爲新法名曰等實每田一畝徵銀數錢初猶歛其財以招苗後並奪其地以養苗而賦法蕩然盡矣今既改流自當

純用漢法以定田賦。今責成新道府親率州縣官插定疆界、沿丘履畝。逐一丈量。分爲等則、造册呈報以定賦法、第額糧輕重、蜀無定規。查克平九綵、丈量田地、分別上中下三等。每畝上田四升。中田三升、下田二升。今宜倣之以清播田。播地山水間雜、不止三等尚有上上下下者。宜逐項分析。最上者一畝可當上田幾畝。最下者幾畝可當下田一畝、則待臨時斟定難以預計丈完總計田地若干、糧若干。徵本色若干。折色若干、俟二年之外起科、除足一年夏秋二稅銀

力二差一切雜費外餘解布政司充邉餉支用其承丈各官果能執法不撓精覈不爽事完從重優陞若乘機作𡚁委用不效者兵備道不時叅呈以憑究處庶賦稅一清公私胥賴伏候 聖裁

一限田制播土舊民自逆酋叛夷之後大兵征討之餘僅存者十之一二耳遺棄田地多無主人惟冊籍不存疆界莫考復業之民往往冒認影占原少而報多原瘠而報肥甚至一人占田一二千畝尚有異省流徙假播籍而希冒占者夫王者之師弔民伐罪罪

人既得子遺之民自當存恤顧無知小民何厭之有若任其自占而不爲限制不惟告擾紛紛徒滋多事恐將來田地開而人民少不能成府縣之規且自應龍在事以來與奪任意生殺自由强凌弱衆暴寡凡業厚而田豐者皆席應龍之寵而魚肉細民所得也此輩初用事後得罪有逃避他方至今方出者有身爲秦民起釁醸禍者有其身已殲其家已滅而一二遠族尚思承産者誰爲厲階致此紛擾卒令天朝以二十萬之師費百萬之餉殺人數萬方得剪定此土

守而猶令此輩竊據以自封。即應龍地下亦不服矣。今應將播之舊民號楊保子者。查果眞的。無論原業肥瘠。俱人給田三十畝。上中下攙配均給。若一處皆上田皆下田者。臨時酌給。大率純下田不得多過一百畝。純上田不得少過二十畝。其原非播民。必不能爲楊保。詐亦自易辨。無問其曾否寄住。皆不得妄認。斯詐冒不行。爭競可息。至遺下無主民田。應另行招人承種。納糧當差。應龍官莊並楊兆龍田一鵬何漢良等諸擒斬過有名頭人莊田。盡數沒官。聽三省之

民願占籍播州者承種其領地之人查照時值量行上納以充月下建立城池衙門驛傳諸費亦定為限制平人不過得五十畝指揮千百戸不得過百畝俱於丈量時定糧定價令不得那移州縣官役過絕產價值給付印契登入循環聽兵備道稽查轉報撫按查考經該官吏如有乾沒從重治罪庶定經制之中又得夫裕財用之意伏候 聖裁

一設學校播故有學宋元世俊茂朋與如冉從周猶道明白鎮之流俱登進士蜚聲上國自逆龍禁錮文

究竟雖儒生，以蒸報爲禮義，視菹醢爲名教，每自稱爲秦始皇，蓋坑儒焚書以愚黔首，亦略相似，身爲鮑魚，有由然矣。今干戈旣戢，文教宜先，第新遭大兵，不惟士人靡沮，抑亦物力未蘇，若紛紛建設，徒以滋虛費之覓，開奔引之門，於弘文雅化無當也。今照府治綱紀諸邑，定爲風化之首，白田黃平，舊有學宮，補葺亦易，特師儒久虛耳。當於二府原學各補教授一員。益之訓導二員，以聯生儒，至博士弟子員無論附郭外縣，但入學使之選者，獨新四縣隸白田學，黜新四

縣隸黃平學。待各縣人文漸盛。物力稍紓。嗣各立學未晚。貞州既改爲流。其地方殷富。人物滋華。亦須建一學官。設一學正。以示維新之化。學校既立。振鐸有地。明以人倫。風以禮讓。彼既才能崛起者。足以備國家徵俾之選。而移風易俗無難。不然而身被章縫。手執簡編。亦足以滌消邪心。興起善念。月劘歲漸。不自知其化於禮讓之內矣。用夏變夷。莫要於此。伏候

聖裁

一復驛站。播州各驛。自逆酋閉關負固。驛官不敢赴

任過客不敢經行站戶逃徙館舍丘墟十數年矣茲若地方底定道路大通驛站之設勢不容已查得播州舊轄松坎桐梓播川永安湘川烏江昌田沙溪仁水湄潭鰲溪岑黃白泥一十三驛俱當川貴孔道所有各該驛館應合分令領兵千百總同見在驛丞率領防兵就彼採辦水石燒造灰瓦趂時興工合用匠役亦於兵夫內查有慣造者徑撥不足者於附近州縣取用工食銀米計算於該邊支剩軍餉內動支仍責成新設府佐一員往來稽督不許虛冒錢糧曠廢

時日、事完冊報、又查各驛夫馬支應、及官吏俸薪、舊額上司供辦、今既改土設流、似應與腹裏驛站一體僉派、但流民授田方始。難便買馬行差。目前一切站銀暫應官為出辦。俟里甲稍定。卽行編派。至於夫馬額數、應照衝僻為準、湘川驛附郭為四路最衝、應設馬四十匹。夫八十名。松坎桐梓播川永安四驛地衝路險。應各設馬三十匹。夫五十名。烏江仁水湄潭岑黄鰲溪白泥各驛俱次衝應設馬各二十匹。夫各三十名。畱田沙溪止通水西次僻。應設馬各十匹。夫各

二十名伏候　聖裁

一建城垣夫郡縣既設必有城垣所以明保障防不虞也播州之一府一州四縣與黃平之一府四縣竝宜城城竝宜石石少者以甎代其兵備道總兵府并府衛州縣衙門公署倉廒庫獄城隍廟演武場與二府一州儒學文廟殿廡齋舍等項俱當以次修舉而各官一抵地方棲身爲急衙舍之建尤宜首圖一切應用木石甎瓦灰釘各若干工匠兵夫各若干應支帑廩錢穀各若干分委督工員役各若干城垣高廣

丈尺若干、城樓城門敵臺垛口若干、衙門倉庫廟學房舍殿宇若干、俱應該兵備道督同各府州縣正官選委勤明佐二首領雜職等官、帶匠估勘、務要周悉、呈詳撫按衙門、於堪動銀內行支應買備者買備、應召集者召集、剋期興工、多方稽督、大約城垣以二十九年二月內起工、限年終落成、餘各以次修舉、就中員役有怠惰者、錢糧有冒破者、工力有艸率者、俱應該道參詳拏究、事竣之日、造册報撫按衙門奏繳、庶險要可資、防禦有賴、伏候 聖裁

一順夷情、播地皆夷也、大兵之後、爲賊用力者州夷緼祟、已無遺種、今見在者曰各司土官、曰七姓奏民、曰投降夷目、皆宜安插得所。願就中情事不同、亦宜分八。如八司曰播州眞州自泥餘慶艸塘黃平重安容山內、安撫二、長官六、又一司甕水原無印信、亦稱長官、又有宣慰同知羅氏此皆世有官號、與播並建者、播州長官王積仁、以附播被擒獻俘、此當與楊氏俱滅、不待言矣眞州附播多年、綦江之破、助兵三百著在耳目、同知羅氏與江外五司、首起釁端挑怨速

禍且具奏改流致激應龍之怒殃及墳墓流禍鄰封致有今日之事海內震動流血千里則諸司者罪之魁也故說者謂眞州宜正其附播之罪而江外諸司宜以起釁絕之不爲無因第王道如天罰宜從輕賞宜從重眞州當進兵之初率先歸附正副長官各以千人從軍江外諸司各招兵聚義克黔楚鄉導此輩即不足爲重輕顧一念誠款自應量酬合將眞州正長官即爲該州土同知副長官即爲該州土判官江外諸司安撫與正長官即爲該縣土縣丞副長官即

荒服

爲土主簿同知羅氏爲新府土知事。此則略其大罪（當以漢法相參爲治與之以官所以羈縻之也不然如安南事可鑒）錄其微功。且令雖結氊毳之流。居然儕於衣冠文物之列。諸夷亦何幸焉。此外尚有投降夷目。原非長官。本無冠帶。但賞格曾坐名開諭。輒爾先事歸誠。亦宜少示眷酬。以明恩信。如上赤水里頭目袁年父遭酷禍。投降最早。宜授以所鎮撫職銜。下赤水里頭目袁鏊仁懷里頭目王繼先安羅二村頭目羅國明羅國顯安鑾以上五名。在王繼先臨時觀望。在袁鏊等兵進方投。即待以不死。亦爲正法。但其返邪歸正。自宜

量酬應各授以冠帶總旗諸人田產止將本身者照冊撥給應納稅糧通附州縣官處上納其餘里人俱令附籍納糧當差不許仍以家人爲名恣行覇占違者治其前罪至於七姓秦民始助楊氏之惡繼傾楊氏之族尤爲禍首天下恨之但逆賊造反罪大惡極自難以餘波及人除在軍前作惡著有顯蹟見行監問者照律正罪外餘俱無論槩與維新如仍蹈故習豪橫害民該道徑行拏問發落以後各地方人民亦不得指稱以前事體將處分過播目播民告害致起

事端。官司亦不得受理違者並罪伏候 聖裁

一正疆域播地東北接連三省、縣衛各有疆界、無容溷淆、西南左接水西、右通永寧、雖犬牙相攪、未能齊一、然畫野分疆。亦自有相沿界至。惟是夷性犬羊。互為雄長。强則侵凌、弱則減削。甚至有一地而甲乙互臨。一人而齊楚兼事。如儒溪沙溪水煙天旺皆播州五十四里之數。見有黃冊可考。緝麻山李博埡仁懷石寶甕平等處。亦皆播州世業。祇緣先年楊氏中衰時。曾為永寧水西侵占。後應龍當事、治兵相攻。恢復

故業。各邊目又已任，其糧馬。兩下支持。此在土司可也。今既改土設流。自宜各復其故。尚可混行爭占乎。乃水西止求清查。永寧輒行賫擾。且動以瓜分爲言今二司究至扳滅不知賞格所謂瓜分者。謂不動朝廷兵馬錢糧。土司能建義自取之也。今兵糧之費。縣及海內。土司一旅之師。不啻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猶且多支本折。優議敘錄。此亦何負於彼。乃復垂涎土地。則此一番大勞大費。止爲土司營家事乎。土官明於大義。必能引分自裁。第其邊隅目把。往往鬧上行私。冀廣已業。及今

若不查明將來未免多事。應行播州該道會同鄰近道分。清查一切相鄰地方。如原係播州者歸之播州。原係永寧水西者歸之奢安二氏。刻石立碑。永為遵守。其鄰邊目把。如不安分義。妄肆侵爭。重行究治。干礙土官。一並參處。蓋朝廷伐暴救民。原不為利。其土地。但無涯之欲。漸不可長。且楊氏之禍。止以下驕恣而上姑息。遂釀成滔天之患。今復苟且遷就。誨爭養亂。非地方之利。亦非土司之福也。伏候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